

綠牡丹

玉六一
冊

蘇
丹
船
翠

FDG

綉像綠牡丹全傳

第三十二回

因激言離家二開嘉興城

話說鮑自安告別衆人赴城門未開就便而入進城之後鮑自安分別衆人我們大可一同而行恐怕人看出破綻總約在舊修菴後邊樓上取齊大家分散而行鮑自安走至普修菴門口見出門未閉尚自開着隨步進去只見廟內甚是冷清絕無一人直至後廚房中方見兩個小和尚同個道人在裡面吃晚飯一見鮑自安進來見他穿朴怪異連忙向前問道台駕是那徂來的到此何幹鮑自安道金陵建康來的素常與此廟住持相認特來一望那道人道云老和尚昨日因件官司受了夾棒現在禁中鮑自安道我特來望他不料不能相會懷中政出三兩一定銀子遞與小和尚道

你且收起明日買些酒菜送與你師父食用也是與我相交一場
小和尚同道人相謝斟了一杯便茶送與鮑自安鮑自安接茶在
手問道老師父因何官司受此酷刑道人回道老爹你不知道遂將
前事說了一遍鮑自安道其餘人犯現在何處道人云修氏交官
媒管押在他家老轉交梅涌力領在家私姓用竹桶盛注奇了庫
就是我家老和尚久禁在監待揚州府送到烘堂人犯一齊再審
鮑自安問得明明白白遂辭了小和尚道人退步出門小和尚相
送一拱而別鮑自安轉過後邊僻靜落地將脚一蹠上了小房子
復身又少蹠上了廂樓一看那二十位英雄早已都在樓上見老
爹進來俱各起身鮑自安道天氣尚單我誓旦在歇息片時再做
事方纔大家坐在樓上坐下坐了一念聽得更交二鼓三點外邊

京脚稍定鮑自安道你門莫要全去只有五六人隨我下去捉一
个提上一个都放在樓上等人犯齊全我自冇道理重人領命隨
下五六个人俱在房上等候鮑自安到了梅家天井之中聽了一
聽那婦人在房中蹄哭知是修氏聞聽那間房內兩個婦人說道
天已二鼓老娘娘你睡罷我們也不知該了甚麼罪白日裡一守
一天夜晚間還不叫人睡免哩鮑自安道此必是官媒了取出香
來貼着自窓眼透進耳邊聽得兩個員隸則無怨恨之声還聽這
邊房內孤孤哭泣又從這邊窓眼透進香去又聽得連兩噓磧又
無哭声了拔出順刀將門撥開火闕一照見東上銀燈現成用火
點着二看床上睡着兩個婦人本待要做他性命也不怪他也是
奉官差遣由他罷了走至這邊房內一看見一婦人懷中抱着一

个孩子床杆上掛着一條青布裙子並几件衣服揭起被一看
婦人竟是連小衣而睡着那修氏自梅浦相聞之后皆是連小衣
而卧鮑自安將床杆上所掛衣裙尽皆取下連被褥一並捲起挾
至小房邊房上之人看見老爹回來將繩抖放下鮑自安將修氏
母子放入抖中上邊人提在房上樓上人又提上樓打開被褥代
他母子穿衣凡強盜之家規矩甚嚴那怕就是月宮仙子也不敢
妄生邪念不講樓上穿衣服且說鮑自安又往後邊走到得後院
又聽一人說道再待揚州拿了駱弘勳到日少不得還審二堂似
此敗壞門風之婦留他做甚麼將他改嫁到得這分人家私又是我
執管了侍他臨門出之時這叫他拿去隨身衣服其餘者只是我
的給你穿用也省得再做又一婦人道二娘代我甚好只因你這

个宿家生生將他算出梅門我心中有些不忍鮑自安聽得明白
此是梅梢與老梅了隨即取出香來亦從窓眼透進連聽刀个聲
噴則无声息將門撥開走進床邊火悶一照兩人一頭同眠鮑自
安以將他衣服取下連被一併捲起又挾至前邊小房間仍用繩
抖提上樓去鮑自安以隨上來也着人代他穿了衣服捆做四捆
全聽差十人先至上船鮑自安代了十人直奔嘉興縣來到了庫
房以上將瓦揭去五路開了一个大大的天窓鮑自安坐在繩抖
之中着人戲下將火悶一照見東北牆角倚靠一个竹桶料必是
私姓子用手掣過走至繩抖邊仍坐其中將繩一扯上邊人卽知
事已做妥連忙几提上將上來仍回普修菴歇息歇息片時鮑自
安道你們將此竹桶先帶回去我獨進府衙役捉拿姦夫淫婦得

手我自將二人捉上般去倘若京動人時我亦有法脫身你們莫
要進來催我人多反不乾淨衆人領命拿了竹櫓俱回船不提且
說鮑自安獨走到府衙房上走過大堂到了宅門宅門以上看了
看天井之中燈火輝煌仔細望下一看見刁廊下有十餘張方桌
桌上有多少不一細脩有四五十人在那里閑牌的下棋的餘酒
的閑談的聽柱上掛着弓箭牆壁上倚着銓棒鮑自安坐在房上
想道難道王倫曉得我來特令只些人在此防脩倘有一些京覺
這些人大京小怪的雖不怎樣又不能捉拿好漢了須將這些人
先打發了才好遂將懷中代來之香尽皆取出約略有二三十枝
刁頭點着坐在上風頭燦他迷的雖不能尽皆上香勸倒几个人
少几个人義計已定取出火閤來暗暗點着香頭又恐火閤子火

大坡人看見遂又收起用那點着之香蔭來那未着者用口低低吹去看官你說這些人因何至此自駱弘勣與堂之後嘉興縣稟過王倫王倫回內府與賀氏商議道今駱弘勣同一班惡人至此皆回你我而來不意昨夜竟做此事未及下手以後不可不防遂卽吩咐三班衙役每晚要三十人輪流守夜又向嘉興縣每晚要二十個人其是五十个王倫亦不難爲他們每晚一人賞大錢一百酒肉各一斤叫愛賭者賭好酒吃酒只是不許睡覺打盹再說飯酒桌上人起身小便走至牆之脚下才解褲子猛聽得房子上有人吹氣定睛抬頭一看黑影影有一人在那里吹火只人不声張回至廊下拿了一枝鳥鎗將藥放安火繩藏在背後仍至走到小便之所鎗頭對准房上之人將火繩掣過門藥一點一声

响曉廊上之人俱立起身來相問掣鈴之人說道方才一人在房上吹火被我一鎗不見動靜快拿火來看一看却說鮑自安正在房上吹火不料下邊有人看見只見火光一亮鮑自安在湖江上是經過大敵的就怕是鳥鎗將身一伏睡在房子上那鎗子在身上飛過鮑自安嚇得渾身是汗自說道幸喜躲得快不然竟有性命之憂又聽重人要執燈火來瞧自己還怕下邊有鳥鎗不敢起身遂暗暗合頭一看見重人各執兵器在天井之中慌亂又見一人扛了一把樓梯正要上房子來看鮑自安用手揭了十數片瓦那人正要上梯子之中用手打去喀咚一聲翻身落地那個還敢上來齊声吆喝道好大胆強盜還敢在房上揭瓦打人哩不多一時府衙前後人家尽皆起來聽說府衙上有賊各執器械前來救

護破緊越多鮑自安約畧有五更天氣還不早些出城等待何時
又揭了一二十片瓦在手大喝一聲照打徹將下去又打倒四五
個人鮑自安自在房子上奔西門而去堪堪東方發白滿城之人
家家起來觀看鮑自安走到只邊房上只家吆喝道強盜在這里
了行到了那里那里喊叫道強盜在這里了白日里比不得夜間
容易躲藏在房子上走多遠人即看見那鮑自安想了想到不如
在地下行走還有墻垣遮蔽將腿中刁把順刀拔出在手跳下來
從街路走正行之間城守營領兵在後追來鮑自安无奈見街傍
有一小巷遂經大巷內刈兵役人等截作巷口鮑自安往巷內行
了半箭之地竟是一條呆巷前无出路刁傍墻垣又高又不能臘
跳得上心中焦燥惡狼狼特着刁把順刀大叫道那个敢來重兵

役雖多耐巷子偏小大能容下多人鮑自安持刀惡殺竟无一人敢進巷中跼了半刻外邊一人道他怎的掣瓦打人我們何不掣梯子上屋來亦掣瓦打他重人麼道此法甚好鮑自安聽得此言自道我命必喪此地了正是

他人欲效揭瓦技

自己先死脫身計

不知鮑自安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長江行舟認義

却說鮑自安在巷內開得幾揭瓦打來甚是焦燥忽見將缺已下有亂磚一堆離地有堆了一尺餘深用脚一點便足平生之力了上高房向下一望見各街上人皆站滿无處奔逃回頭一望見房後就是通水關的城河所站之房即是人家的河房鮑自安大喜

道吾得生矣照河內一跳自水底行走直奔水關而去衆人道強盜入何快拿撓勾抓撈且說鮑自安自水底行至水關門閘板阻路不能過去心中想道但不知閘板上塞否倘若少一塊我則容易過去了又不敢出來見水瞧着恐怕岸上人撓勾抓住在內模着板竅用力一掀竟未上全還有一板之空漫漫側身而過出了水關門便是城外了鮑自安方才放心意欲出水登岸行走頭方冒出水來恰恰河邊是不糞坑有一人在那里撈糞一見水响只當是个大魚用囊勺一打正砍在鮑自安左額以上砍去一塊油皮鮑自安本待出水結果只斫信命又恐城內人追趕着來忍痛復仍從水底行走略離西門不遠方才登岸城河離官河不遠行至河邊仍下河內行全自家坐船拂着一盞而上重水手說道老

參未何從水內而來鮑自安搖手禁止道莫要說着莫使在駱二位知之見此光景取咲使个眼色與水手速速拔便開船自己暗入船將濕衣脫去換了一身干衣十月天氣在水中到也罷了出水之后反覺寒涼起來子今人燒了一盆炭吹烘了寒衣取出手鏡一照左額上砍了一寸餘長的血口連忙取出此寸傷藥敷上以封帽蓋之收拾停安方走過這邊船來進了官船在駱二人連連相迎問道老爹几時回來鮑自安將前前後後說了一遍把毡帽一揭道時運不通又遇見這個瘟騷母照在下二額下打了一糞勺方才敷上藥在正干謝道回晚生之事使先生有性命之患又受此傷雖肝胆塗炭亦不能報鮑自安道我前日原說寧靜上上再來方才妥貼不料小女相逼忿怒而來又成徒勞我料王

倫終非不出吾之手遲早不等忌邊少不得三下嘉興來罷船家
知老爹今日受京辦了几个盤子煖了一壺好酒送入船來與老
爹壓京鮑自安同任駱二位談飲却說嘉興城中將四門關閉諒
強盜不過是在河內多用撓勾扒撈天明時嘉興縣吳老爺來見
王倫道本府牙內捉了一夜強盜難爲貴縣此刻才來只吳老爺
一恭到地說道單賊牙門亦有強盜廬房上揭一大片瓦將私姓
子竹桶盜去別物一些未動單賊親令人修補完了時來恭見是
已遲遲王倫道別物不失而強盜私姓此人必是烘堂一党人了
話道不了官媒婆來告道今夜老海嬌消并董氏母子盜去王倫
道亦是只大盜貴縣速速行文到揚捉只駱弘勳要緊吳老爺道
單發已差几次人去總未見回來不知是何緣故王倫道再棟棟

幹者差几个前去吳老爺領命回衙修文赴揚不待言矣那城裡
內抓撈到午毫無踪跡不得開放城門令人出人王倫目今以
後更加防脩不提且說鮑自安同任駱二位飲了一會大家又用
了早飯鮑自安卽片時起來說道行船无事審開姦情頑頑罷
任駱二位齊道使得鮑自安道二位大爺那位做問官在正千駱
弘勳道怎敢諧老爹鮑自安道如此老拙有諧了吩咐傳二十位
英雄來船內船兩傍站了鮑自安居中坐下任駱列坐於後鮑自
安分付將童氏代過來外邊答應一聲揭起鎖伏拔將童氏擡出
童氏哀告道英雄饒命那人道真要喊叫我家老爺今要審問奸
情哩遂將童氏自受問否之後被人抬進船來及醒時也不知身
在何處今被提進船中見一位六十歲年紀的老人家端坐那里

也不知做的是麼官職又見他後邊坐着一人一个是前日教印
駱恩人一个也是駱恩人一堂不解是个甚麼緣始只習雙膝跪
在船中磕了個頭道孀婦童氏却見大老爺鮑目安道我今雖非
法堂更比官法禁些你與駱大爺逼姦是梅涸訟你我已知不
必再問只是你丈夫已死一年而腹中之胎從命而有你實實說
田我又不是問官管你甚麼只明白只明白罷了童氏道小婦
人生長雖非官家而頗曉三從四德雖非名門而丈夫忝在士子
既知爲夫守節好友不知失身爲恥此胎之有連小婦亦莫其知
也鮑目安道我已六有年親地方也遊過凡省從未見不一而成
胎者善善問你們你不一說分付攆起來兩傍蒼廐得令在駱二
人低低說道他也有夾棍撻子不成降目一觀只見傍邊走過二

人一人將童氏兩手拿住一人將修氏雙手合在一處把自己的
麪杖糊的五个指頭夾住童氏十指用力一攔童氏喊叫不絕鮑
白安又問道奸夫是誰從全招來修氏道實係沒有望老爺饒命
鮑白安分付再攔那人又用力一攔修氏昏到船中鮑白安分付
松刑那人把五个指頭松放修氏醒了片時哭訴道實无好天叫
小婦人怎麼說法鮑白安分付將修氏暫送那隻坐船官船以待
我審過梅酒再問童氏道乞老爺天恩小婦人兒子年方兩週賞
之付代乞付小婦人自喂養鮑白安道分付把他兒不見作怎下
邊走過凡人來說莫要餓壞了留力我見他審問下邊人曾命遂
將他母子送上那只坐船鮑白安分付代過梅酒老爺上來下邊
又將鎖伏板揭起將二人提進船中梅酒一見駱弘勳坐在諒今